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卷十五

宋 張鎡 撰

涖官

李給事賀為江淮制置發運使東南歲漕米京師置軍將大將隸發運司部糧而江南多物產利於商販常賂三司吏以求善地以故不能均而貧者多盜官糧賀乃籍諸州所出物厚薄為三等較其功過下泗州預定當運之地於是人知賞罰而絕干求之敝是歲

增漕米一百七十萬降詔奬諭蘇州水壞太湖外塘又海旁支渠堙塞廢民耕田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領塘事伐石築堤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流民得自占者二萬六千家歲出苗租三十萬塘成特遷刑部郎中

宋宣獻公綬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而稽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軍請諸路選人覈校之限半月以聞於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所除數百萬

燕禮部肅權審刑院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讞而多以不應奏得罪故州郡不敢上讞而寃獄常多肅建請諸獄疑皆聽讞讞而不當者官吏皆不坐自是全活者甚衆

王忠穆公畯從蘇州還爲三司鹽鐵副使龍圖閣待制馬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時季良方貴用事有司莫敢忤其意畯獨執不可曰與民競利非國體也他日上見勞之曰

官市交引頼卿力言罷之甚善知益州會戍卒有夜焚營脅軍校為亂者畯潛遣兵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令軍校指亂卒得十餘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其為政有大體不為苛察蜀人愛之

司馬待制池歴睦州建德益州郫縣尉蜀人妄言戍兵叛又傳蠻人將入寇富室急瘞金玉逃山谷間縣令閭丘夢松假他事上府主簿稱疾不出池攝縣事會

上元乃張燈作樂縱民游觀凡三夕民心遂安調鄭州防禦判官知光州光山縣頃之大內火詔諸州調竹木州符期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大竹轉市蘄黃非三日可至乃更與民自為期日過期不輸者罪之時盛度謫守光州聞之怒甚既而光山民輸竹為諸縣先度喜薦於朝

范給事諷通判淄州是歲春大旱六月始民乏種食諷行縣至鄒平發官廩貸民縣令爭之諷曰令無與也

即貸以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

姚龍圖仲孫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及第為許州司理參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常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怨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傅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保非盜也邪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者嗣宗方喜曰審獄當如是也再調邛州軍事推官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而全活者數十人

韓文忠公億知洋州里豪李甲者兄死廹嫁其嫂因誣其子為他姓以專其貲嫂歷訴於官甲輙賂吏使掠服之積十餘年其訴不已億為索舊牘視之獨未嘗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黨出乳醫示之衆亡以為

辭冤遂辨

吕文靖公夷簡通判通濠二州徃河北按行水災還奏田器有筭非所以重本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皆免筭為提點兩浙刑獄公事大中祥符初大建宫觀京

師南方伐材木有司責期會至有死者則以為亡命捕繫其妻子乃上疏請緩其程役又方冬水涸民苦於挽運宜須河流通易以兵卒送之他日真宗謂曰覩卿所奏知有愛民憂國之心

陳文惠公堯佐就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降通判潮州去京師七千里民俗僻陋堯佐至州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堂於是人率以知學時張氏子年十六與其母濯於惡溪為鰐魚所噬堯佐以為昔韓愈患鰐

之害以文投谿中而鰐為遠去今復害人不可不除使捕得更為文鳴鼓於市而戮之

俞刑部獻卿補壽州安豐縣尉有僧積施財甚厚其徒殺而瘞之已而告縣曰師出遊矣獻卿揣其有姦曰吾與師善不告而去何也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尸一縣大驚

王待制質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年乃敢與丈人抗邪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

嘗以病告居一日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鑄錢百餘人吾以術陰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旦矍然大驚為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還判尚書刑部南曹出知蔡州人歲時祠吳元濟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為更立狄仁傑李愬像而祠之蔡人號雙廟云嘗權知荆南有媪訴其婦薄於養婦曰舅亡姑嫁既窮而歸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

良獨不顧若夫耶因取家人衣以衣媪又給以廩粟使歸養之皆感泣而去

李太傅若谷知常州宜興縣縣歲市湖㳄茶數十萬斤舊以税錢多數為差等初吏不置籍得以高下其數若谷因為籍以揭示之吏遂不能欺出知荆南府王蒙正為駐泊都監倚章獻太后姻故多不法若谷屢繩之監司佑蒙正奏徙若谷知潭州時有盜上下洞庭間邀劫舟船殺人即投湖中没其尸及捕獲多蒙

讞得減死然配他州既而復逃歸為患滋甚若谷潛使人禽致之條前後殺人狀磔于市繇是湖中盜息

鄭文肅公戩又徙永興軍建言凡軍中所須願下有司相度緩急折為三等非急者一切罷之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没既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為言歲減二十餘萬又罷括糴之法勸邊民積粟

張文孝公觀徙潭州河嚙孫陳埽又壞浮橋州人大恐

或請趨北原以避水患觀曰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以增築之隄成水亦退徙鄆州兼西路安撫使舊法京東止通安邑鹽而瀕海之地禁私煮觀上言民之犯法者雖日殺于市恐不能止也請弛其禁以便民歲免黥鈐者不可勝計

夏文莊公竦徙壽州歷安洪二州洪州俗尚巫病者輒屏去親愛其醫藥飲食一聽於神以故饑渴死者不可勝計竦索部中凡得千九百餘家毀其淫祠朝廷

因下令江浙以南悉禁絶之

郎刑部簡知袁州分宜縣徙知賔州縣吏死子幼贅壻

偽劵取其田後子長屢訴不得直因訟于朝下簡劾

治簡示以舊案曰此爾婦翁書邪曰然又取偽劵示

之弗類也贅壻遂伏罪

尹龍圖洙知河南府伊陽縣民有女幼孤而冒賀氏産

鄰人證其非是而籍之後鄰人死女訴復請所籍産

久不能決洙問若年幾何曰三十二乃按咸平籍二

年賀死而妻劉為户詰之曰若五年始生安得賀姓
邪女遂伏
杜正獻公衍又從永興軍時西邊用兵民勞於調發至
破産不能給衍為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
近寛其期會使得次第輸送而車牛芻秣宿食來往
比他州省費十六七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使集賢殿大學士每内降與恩澤者積十數面納上
前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衍封還内降邪有

求恩澤者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由是僥倖寖不說

吳正肅公育徙蔡州設保伍法以檢制盜賊是時京師讙言妖人數千在蔡州詔遣中使名捕者十人至則請以巡檢兵趨確山索之育謂曰使者欲得妖人還報耶請留勿往此特鄉民依浮圖法相聚耳可走一介召之則立至今以兵往人心驚疑柰何中使以為然頃之召十數人者果至械送闕下皆以無罪得釋

而告者遂伏辜

陳恭公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無及門者

劉觀文沆出知衡州大姓尹氏者欲買鄰人田莫能得鄰人老而子幼乃偽為買券及鄰人死遂其子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子又出訴尹氏持積歲所收戶抄為驗沆曰若田千頃戶抄豈特收于此乎又問其始為券時嘗問他鄰乎其人固多在尹氏不能對遂伏

周諫議湛通判戎州其俗尚巫有病輒不醫皆聽巫以飲食往往不得愈湛嚴禁俗之習為巫者又刻方書於石自是人始用醫藥病者更得活以太常博士通判荆南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虔州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初江湖之民略良人鬻嶺外為奴婢湛至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還其鄉

曹龍圖頴叔通判儀州除䕫州路轉運判官䕫峽人有疾者不事醫藥而專祈神頴叔移所部悉禁淫祠奏

以方書頒之為陜西都轉運使兩川和買絹以給陜西軍衣而遠人苦於斂重頡叔請歲出本路緡錢五十萬坐庫收市之遂紓兩川之患

魏吏部璀知潭州衡山縣衡祠旁舊禁民采伐而寺僧倚中貴人輒犯禁無敢問璀捕送于州州將依違不為決而璀抗議不已卒抵以罪歷通判壽州知隨安州從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峽峒婦人緣逋責沒邑州為庸使者二千餘人悉還之劉鋹時舟船皆計口有

稅而雷化欽廉高五州獨未除瓘為除其稅

包孝肅公拯出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拯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於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為之歛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府吏坐門先收訟牒謂之牌司拯即命大開衙門使徑至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已上出仁宗朝名臣傳

仕學規範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卷十六

宋 張鎡 撰

涖官

胡文恭公宿為真州楊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舟活數千人以張士遜薦名試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既去而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

蔡端明襄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内銓吕景初吴中復馬遵坐論宰相梁適罷臺職除他官襄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皆輒封還之仁宗嘉其守命賜其母以冠帔

韓忠獻公琦益州歳饑爲兩路體量安撫使異時有司督責賦役煩急收市上供物不以其直琦爲輕減蠲除之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數百人活饑民以百餘萬琦少有大志天下想聞其風采識量宏偉臨事不

見憂喜之色仁宗方選用大臣以理天下之務至琦為相倚任尤至琦因得選勑羣司使奉法循理各安其職其所建明顧義如何不私與已輕財好施家無留資折節下士无貴賤禮之如一獎拔賢儁苟公論所與雖素所不悦必収用之故終琦之去得人為多卒之天下晏然百姓遂寧刑罰衰止衣食滋殖琦之力也後之論賢相必稽焉盖其所自立凛乎有大臣之風矣

王光祿罕知常州宜興縣臨湖民歲訴水多幸免罕召父老列其田髙下為圖明年以訴狀親往視之曰某戶輸可免某戶不可免衆皆服范仲淹知潤州奏罕檢田法下諸路西方用兵三司仍年科箭羽下東南諸州調發若星火其直踊貴富家蓄羽以待價罕白州盡括所有倍時直而官市之乃令民輸直一路聞之皆請轉運使願得如常州法

李光禄孝基所治郡邑雖甚劇至午即却掃隱几庭無

人跡有問其術者曰吾治無他省事而已

曾宣靖公公亮知越州會稽縣民閑田鑑湖旁湖溢常害田公亮即曹娥江隄疏為斗門泄湖水入江田以不病民至今賴之

王給事舉元知明州鄞縣有治聲徙知潮州江水壞隄盜乘間竊發一郡大恐舉元夜召里豪計議明旦悉禽之然後治隄而水患亦息居久之擢京東轉運使

先是罪人流沙門島者衆守吏取其財物往往陰殺

之以病死舉元奏請舉官監臨而立賞罰禁專殺者自是多所全活

李尚書允知鄧州有富人榜僕至死係頸投井中而以自經為解者允曰投井故不自經自經豈復能投井必吏有受財者故使不承爾已而案吏果然

朱少監壽隆知彭州九龍縣吏告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豈有一家無一人脫者此必有姦逾月獲果乃殺其人而縱火爾

歐陽文忠公脩秉政時英宗以疾未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可脩未嘗不抗是非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雖非已出同列未及啓口而脩已直前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祈請前此執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面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

已怨使誰當已上出神宗朝名臣傳

程修撰師孟知吉州吉水縣以戢吏聞累遷提點夔州路刑獄夷數犯渝州邊而提點刑獄司故治萬州有警浹日乃至師孟奏徙治渝州夷不敢復為患屬郡無常平倉師孟請置之歲大饑發轉運倉奏不待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待報至民斃矣趣發之徙河東路麟州保德岢嵐火山軍寧化軍故無常平粟邊民饑則竄境外師孟奏出度牒募民入粟置倉以備

荒政並汾晉與諸州山谷水可溉田者悉相其地釃
為渠除三司度支判官居一歲自祠部郎中遷刑部
知洪州積石為堤捍江浚豫章溝揭北閘以節水升
降民無水患
劉舍人敞治曹州曹素多盜朝廷立重法而盜不息敞
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至則尚寬平務在不擾
歲中盜賊衰息
李龍圖肅之知慶州既至嚴師律益攻守之具常若寇

至數月從瀛州熙寧初河北大雨地震數州城壁官舍民廬摧陷殆遍肅之躬按行泥潦中結草為囷以儲倉粟之暴露者出其所積以賑流移又為芨舍以處之嚴盜禁一以軍法從事有叛卒夜掠民財立斬以徇人遂安息帝嘉之遣中使勞問賜茶藥

李龍圖常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方重自持人畏憚之發運使楊佐欲薦改官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不見此風久矣并薦之改大理寺丞又從齊州齊多盜

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剌為兵使在麾下他日詢其姦狀對曰此由富家為之囊槖吏迹捕及門禽一人以首則免矣於是令藏盜之家並發屋破柱拔其根株自是姦無所匿

孫覿使覺徙知湖州松江隄為民患覺易以石髙一尋有奇長百餘里隄下悉為良田除知蘇州監倉官鄭伋倚宰臣為姦覺至以伋屬吏按治不少貸徙知福州閭俗厚於婚喪覺裁為中法使富家不得過百緡

令出一日嫁娶者數百家葬埋費減十五徙徐州徐多盜嘗有五盜殺人而乙僅勝衣訊之云遇甲于途甲以四尺挺授我半夜持我東使候諸門他不與知也覺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惻然請誅其首如乙者宥之遂為例

趙懿簡公瞻移河中府萬泉縣令以主田修黌舍鄰邑之士裹糧而至知彭州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溉以絶水訟民以比召杜

呂龍圖公孺就知河陽洛口役兵千餘人憚役不禀令排關不得入西趨河橋其徒有來告者諸將請出兵擊之公孺曰此曹亡命窮之則生變乃令曰敢殺一人者斬於是乘馬東出令牙兵數人前諭曰爾輩久役固當還然有不禀令之罪若復度橋則罪加重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衆皆請罪索其為首并助謀者黥配之餘置不問復送役所語洛口官曰如尚敢偃蹇者即斬之衆恬然不敢動乃自劾不俟命

詔釋之

陳正議述古入為三司户部判官故事吏案經使副裁決判官無所可否述古至事無巨細擇可書者書之不詭隨也出為京東轉運使時執政帥青鄆事有不治部使者莫敢問述古曰豈以大臣廢朝廷法繩治如列郡一道肅然

曾資政孝寛以選知開封府咸平縣歲饑冬苦雨傷麥民詣府訴府以妄訴杖之孝寛為躬視田辨其不誣

得躅歲租

王通議端知襄邑縣有鬻犢於市者或執以為盜詰之不服端命取兩家犢識其母輒從之盜遂服有禁卒遠戍亡歸為捕者所得端詰之自言母老不勝子母情端曰此自首也法當原卒免死嘉祐赦敕服緑十五年者改緋端曰公卿子率襁褓得官未嘗從事而錫服與年勞者等何以示勸請從涖事日始遂著為令

滕章敏公元發復為鄆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為備郡學生多不給民爭訟田二十年不決者甫曰學無糧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淮南京東饑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既汝矣吾得城外廢營欲為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古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

苗待制時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歲久湮塞時中建請
疏導溉民田為利甚博邑人謂苗公河為潞州司法
參軍鞫囚獄具郡守欲論以死時中執不可守怒詰
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誓不可奪守悟卒從其議
遷桂州臨桂令為司農寺丞體量梓州路常平役法
等事書成上之薦能吏十人後皆進用時中未嘗以
語人人亦莫知時中薦也
魯冀州有開知韋城縣曹濮有劇賊入境聞有開為政

相戒曰魯公去乃可來因遁去知確山縣獨破一大姓能撼邑事者縣遂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飛蝗不入境富弼守蔡薦有開有古循吏風守金州有蠱毒獄坐死幾十人有開曰欲毒人衆謀之可矣安得若是衆者訊之果誣時方旱獄決而雨

張文定公方平知蘇州崑山縣初吳越歸國郡邑地曠民占舊無紀歲久多侵越訟數十年不能決方平召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約百一二方平悉收其餘以賦

貧民自是無訟

李瑩學家之調安州司理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縱法人莫敢辨家之獨毅然不從守怒曰郡掾敢如是耶家之曰事在公自斷可也若下有司當循三尺法守憚其言

高通議賦衢民好巫鬼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畜蠱毒與人忿爭輒毒之賦守衢命捕繫治伏辜者數人毒蠱遂絕其守唐也土曠民寡稅入至薄賦至郡取圖

籍考之自唐乾元時領縣七戶四萬二千六百四十有四歷五代之亂及本朝承平久纔領縣四戶六千一百五十有五乃相其川原曰是皆沃壤可闢而人力不至與棄之無異募兩河流移之民計口與田比賦罷歸增戶萬一千三百八十給田三萬一千三百二十八頃而山林榛莽之地皆為良田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作陂堰四十有四

謝安撫麟移虔州會昌令民有酒酣夜與仇鬬既而為

所親殺之其家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
訊鞫輒服邑人皆稱神明為江陵府石首令縣多水
患隄成屢圯麟教民疊石以禦之至今獲其利號謝
公隄

韓殿撰宗師知河中府為政務正身率下常鄙俗吏苛
察近名遇僚屬有恩人為之竭力邊警有所調發視
緩急為之期會民不勞而事集

杜修撰紘少強於學問中進士第調深州司法參軍移

洺州永年縣令歲饑民將徙畀印劵使貸於兼并家約歲豐償之於是民咸得食無徙者會明年稔民德之皆先期而償已上出哲宗朝名臣傳

仕學規範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卷十七

宋 張鎡 撰

涖官

馬待制默除知登州沙門島寨主李慶罷官入謁默遽問擅殺幾何人慶對一任殺七百餘人默詰之則曰島土地狹徒隸猥衆過數官糧不足以贍則取殺之默大責數慶惶恐去即日自縊死默為奏請更定配海島法凡二十條自是多全活者

范開府純仁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倚以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劾純仁純仁言養兵當先䘏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隷縣自純仁始

蘇司空頌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為知制誥封還詞頭翌日辭職罷詞頭復下頌當制奏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

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神宗召對面諭之不從退而抗章不已遂落知制誥歸班而定命亦寢

蘇文忠公軾徙知徐州是歲河決澶淵東泛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浸淫至城下民爭出避水軾履屨杖策躬率兵夫築長堤起戲馬臺屬於城下水至堤下不能為害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沒者三板軾廬於城上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全城

吳觀使師禮知揚州天長縣嘗言近民無若為邑政貴

德化刑以輔之條目易循期會有信使民不憚吏吏不玩法古人之治其庶幾矣用是為治邑人便之

張𣪍撰舜民少慷慨善論事在諫垣七日所上六十餘章言皆剴切

何郡王執中知秀州海鹽縣建鄉校擇子弟入學親為講說又作堤以捍海置閘以瀦水邑人賴之

任提宫伯雨知開封府雍丘縣縣枕汴流漕運上下盜竊擾人無虛夕未有獲者伯雨知其故迺下令綱運

不得宿境内不從者斷其纜趣京師者督護以出境自是外户不閉

蔣待制静調湖州長興尉獲盜數十人悉貸遣之謂曰吾不利汝以希賞汝亦無得為盜盜感泣後皆為良民移饒州安仁令江南俗信巫病不餌藥静力禁之遂革其俗

何待制述知太平州當塗縣瀕江歲有水患述築隄姑溪之上民用按堵邑有廣濟圩為田千餘頃夏潦隄

將決述度地形别為長隄横亘于中外隄潰賴之得其半自是地圩多法馬知宣州寧國縣鄰邑富民有田訟更二十獄不決漕司委直之述折衷于頃刻間任龍圖諒除京畿路提點刑獄移京東西路梁山濼衆流所滙漁其中者舊無名籍肆為姦偷不可捜剔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有籍不得輒入屬縣地犬牙其間者鑱石為表盜發不得抵讕違地界故徼捕尢力盜不得起郡邑屢以獄空告

种忠憲公師道以熙州推官權同谷縣縣有猾吏訟田彌二年不決師道閱其牘窮日力不可竟然所訟止於母及兄而已引吏前詰之曰母兄法當訟也耶汝再期擾鄉里足矣吏服罪闔境驩舞畫其象祠之

劉通奉韶調豐城尉歲饑多盜旁邑率以捕殺希賞韶曰此饑民救死耳率豪右出穀賑卹之存活者甚衆盜亦戢

唐觀文恪調郴縣尉縣有民被殺其鄰以疑見執不勝

於桎梏自誣服而尸不獲恪爭之令曰尸終不獲將為君累柰何恪曰某為尉而縣人被殺敢便文自營復使無辜償死乎乃躬出訪求至露宿野次夜若有告者旦以物色求之果得尸已乃獲真盜一邑敬服移零陵令獄無重繫者幾二年改宣德郎知太原府榆次縣有村豪怙力暴服一方椎埋為姦至累歲不輸賦吏不敢詰恪以善道告曉之其人感悟拜且泣曰始愚不知坐迷知此顧自新死不敢易即日盡輸

積逋痛折節為善悉遣子弟就學其後輸賦役居一縣先又推所有以濟貧餓遂為鄉里長者已上出欽宗朝名臣傳

王安簡公舉正在經筵二年每進讀及前代治亂之際必再三熟復以盡諷諭之意

陳恕為三司使上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

聞而善之

趙清獻公抃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曰鐵面御史

王懿敏公素大丞相旦之子自筮仕所至稱為能吏既升憲臺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力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鶻

承議郎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

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頗求對來欲常相見耳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

寇準以員外郎奏事直言觸犯太宗怒而起準遽以手引赭袍請上復御座親決其事上嘉納之太宗曰朕得寇準如唐太宗得魏鄭公

承議郎程顥被薦為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嘆賞以為得御史體

歐陽文忠公脩歷典大郡以静鎮為本明不及察寛不至縱吏民受賜既去追思不已滁揚二州皆立生祠

中書舍人曽鞏歷知齊襄洪福明亳州為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強盜賊而寛貧弱曰為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

天章閣待制許元為發運使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為之歲必六百萬石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去職有勸公進為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歛者哉敢以此希寵

中大夫魯有開知確山縣獨破一大姓能撼邑事者縣遂無事乃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飛蝗不入境富弼守蔡薦有開有古循吏風

劉主客立之守官不為勢牽不為利奪為青溪主簿時

知州事李偕通判朱正辭喜負其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屻屈其始皆怒後卒嘆服共薦之

祠部郎中強至當朝廷繕脩政事士大夫爭出頭角言利害得失其敝多文具亡實公獨怡然自處謹守繩墨脩職事曰是足以副朝廷核實之意矣

端明殿學士蘇軾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墮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何問公取其貪

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服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贓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不見此禮至今矣

趙清獻公抃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已上出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仕學規範卷十七

仕學規範卷十八

宋　張鎡　撰

涖官

薛簡肅公奎為隰州軍事推官民嘗聚博僧舍者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而博者四人至啓户踐血汙衣遽驚走邏者因捕送州考訊引伏奎獨疑之使緩其獄後數日果得殺人者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諸院罪人皆滿公詰其所以坐

屠販盜竊而督償者三分之二公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邪通判州事起白公曰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兇暴不可釋釋之不旋踵復桼官司矣公曰終當如何曰往往以其疾斃於獄中是亦與民除害耳公蹙然曰法不當死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也耶遂盡呼出立于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為惡不悛在位者不欲釋汝懼為良民害復桼官司也汝等自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

懽呼而出轉相告語公之仁恩浹於一境之内矣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通議大夫王端知襄邑縣有鬻牛犢於市者或執以爲盜詰之不服端命各取犢母雜寘庭下犢走從之盜遂服

王罕知潭州州素號多事知州者多以威嚴取辦罕獨以仁恕爲之州事亦治有老嫗病狂數赴知州訴事言無倫理知州却之則悖罵先後知州以其狂但命

徼者屏逐之罕至嫗又出言雖雜亂無次時有可曉者乃本為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為妾所逐家資妾盡據之屢訴於官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直其事盡以家資還之吏服其能察究

張文定公齊賢真宗時為相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服齊賢曰是非臺吏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

各狀結實乃召兩吏趨從其家令甲家入乙家乙家入甲家貲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大悅曰固知非卿莫能定者已上出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天章閣待制許元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

大豐

端明殿學士蘇軾知杭州歲適大旱饑疫並作公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故米不翔貴復賜僧度牒三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又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

湖泛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饑復請于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

蘇耆為陜西轉運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饑殍甚衆京西轉運司亦無可以為賑洛陽守移書耆求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陜府如數與之仍奏於朝時同職謂耆曰陜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柰何移之別路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卹

隣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内外之别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羸賑䘏耶苟有饋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文潞公彦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牓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多減勝㪷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如此

趙清獻公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時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抃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

中書舍人曾鞏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揔得十五萬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

食有餘粟價為平

富文忠弼知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一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禄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

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人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大為粥食之饑民聚而為疾疫及相蹈籍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幾千萬人矣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樁粟麥賑之州郡官皆不欲曰常平擅支獲罪不赦公曰環慶一路生靈付某豈可坐視其死而不救衆皆曰何不奏請于上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朝廷雖有恤民之意亦無及矣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李諌議紳權知貝州會歲旱百姓失業紳大市酒務所用薪草貧者得以樵採自給而官有餘積

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震搖息通民歸無牛可以耕鑿而其價騰踊十倍渙復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是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由渙權宜之術也

張文定公方平為三司使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榷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

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二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是為我斂怨而虜獲利乎虜鹽益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仁宗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户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

佛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

唐質肅公介為三司使有司議增官屋僦錢公引唐稅間架事罷之

龍圖閣直學士李紘知歙縣初縣產金以代賦後金盡而輸賦如初紘因奏罷之

包孝肅公拯為三司戶部副使奏罷秦隴所科谷務材木數十萬及罷七州所賦河橋竹索十萬民皆便之

劉主客立之守鄂州官歲市茶五百萬斤君為轉運使時三司請益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為生令官市之多反以茶為病縱不能減柰何增之天子為君許寛一年君曰事茍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寛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為君罷之

馬忠肅公亮為西川轉運使時施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州縶捕各數百人亮盡釋縶者而廢其井凡除所負二百餘萬已上出皇朝名臣四扑事實

仕學規範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卷十九

宋 張鎡 撰

涖官

端明殿學士蘇軾監官告院攝開封推官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

朱中散壽昌使湖南會有言邵州可置冶采金者有詔興作公至則言州近蠻金若大發蠻必出爭自此邊

境多事矣即金不發徒廢民田數百頃非敦本抑末之道也詔亟罷之

歐陽文忠公脩知制誥使河外自西事後河東賦斂重而民貧道路嗟怨公奏罷數十事以寛民力

陜西轉運司言民間以官糟造醋頗有遺利乃置務於永興泰坊等州宰相王曽曰搉醋之法葢出於前代之不得已今以經費之廣未能省出若復官自造醋尤以侵民上曰此豈可施行耶其亟罷之

陳文惠公堯佐為河東轉運使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

資政殿學士曾孝寬知開封府咸平縣歲饑宿麥病于冬雨民訴于府府以妄杖之孝寬為詣田取病麥辨之得蠲其租

侍郎陳希亮掌三司戶部管院滎州煑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

五家公為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

呂諫議公綽知鄭州嘗行春坐隴上詢民間疾苦或言近歲籍牛為産民懼役重弗畜故田疇多荒乃嘆曰先朝不征農器正為此爾遽表除之

許元初為發運判官每患官舟多虛破釘鞠之數蓋陷於木中不可稱盤故得以為姦一日元至船場命拽新造之舟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秤之比所破財十分之一自是立為定額

京師置雜買務買內所須之物而內東門復有字號徑下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鋪供物之後往往經歲不給其直至於積錢至千萬者或云其直尋給幹當內門內臣故為稽滯京師甚苦之蔡襄尹京詢知其弊建言乞取內東門買物過逐月宮中請俸錢時許雜買務具供過物價徑牒內藏庫截支以給行人仁宗大以為然其事至今行

寇萊公準知歸州巴東大名府城安縣其治一以恩信

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种世衡知武功縣有所呼追不使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牓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廷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皆如期而到

胡順之為浮梁縣令民臧有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畜犬數十頭里正近其門輒噬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租前縣令不肯禁順之至

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與爲
仇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耶第往督之及期里正
白不能督順之使手力繼之又曰不能又使押司録
事繼之又白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
督耶乃命里正聚藁自抵其居以藁塞門而焚之臧
氏人皆迸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男子年十六巳
上盡痛杖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既焚爾宅又杖
爾父子兄弟可速詣府自訟矣臧氏皆懾服無敢詣

府者自是臧氏祖常為一縣先

知制誥韓琮嘗為契丹館伴使虜人欲為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綜謂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虜使慙不復言

中書舍人曾鞏知齊州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譏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略明賞典急追捕且開人言故盜發輒得

王武恭德用初為邢洺磁相巡檢劇賊張洪霸聚黨剽掠吏不能捕者數年德用至伺賊所在令銳士衆甲載氈車為婦人服盛飾以誘之過邯鄲果來襲銳士奮起盡擒之

國朝言水利者惟乾州刺史張綸為有積效天禧末為江淮發運副使疏五渠導太湖入于海復歲租米六十萬斛開長蘆西河以除覆舟之患又築高郵北漕河長堤二百里旁錮為距分十閘以泄横流泰州有

捍海堰久廢不治與范希文經畫脩復之遂命兼知泰州堰成租户二千六百州人為立生祠

范文正公仲淹知蘇州地瀕震澤田多水潦仲淹募游手日給糧七升而三分以二賙其家親程工役卒疏五河道積水入海

司封員外郎許遜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蕭何所為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鄼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為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

以利人無不為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躬率工徒治木石石墮傷其左足君亦不懈堰成歲穀大豐

通泰海州皆濵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范文正公仲淹監西溪倉建白於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文正為興化令專掌役事又以發運使張綸兼知泰州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堤成民至于今享其利

興化之民以范為姓

王冀公欽若為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為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穀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穀不至朽敗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名秩滿見擢為朝官

陳晉公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晉公閱至第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

稅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
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稅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
經久於是為三稅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
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為稱首後李侍郎
諮為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
之舊法也
王明字如晦魏郡成安人王師征嶺南為隨軍轉運使
山路險絕仰給者數萬人雖丁夫負擔無有闕者每

下一郡一城必先保其簿書固守倉庫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為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有范延貴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詠為守因

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著作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整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鄽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諠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延貴亦閤門祗候皆號能吏

戚密學倫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悍喜撰虛訟公至以術漸摩先設巨械嚴固狴牢其箠挺絙索比他邑數倍民悚駭次作諭民詩五十絶不事風雅皆風俗易曉之語俾之諷誦以申規警立限曰諷誦半年頑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詩獄訟大減其詩有云文契多欺歲月深便將疆界漸相侵官中驗出虛兼實枷鎖鞭笞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往有本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放汝暫歸祀其先櫛沐蟣虱民感

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逭者已上出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仕學規範卷十九

仕學規範卷二十

宋 張鎡 撰

涖官

許仲宣青社人三為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曠征江南軍中之須當不備之際曹武惠公固欲試之凡所索則隨應王師將夜攻城仲宣隂計之曰永夕運鍾寧不食耶既膳無器可予預科陶器數十萬夜半爨成食兵將就食果索其器如數給之他率類

此征交州為廣西漕士死於瘴者十七八大將孫全興失律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南諸州開帑賞給縱其醫餌謂人曰吾奪瘴嶺客䰟數萬生還中國已恨後時若更候報將積屍於廣野矣誅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又飛檄諭交人以禍福交人果送欵乞内附遣使脩貢仲宣上表待罪太宗褒詔大嘉之

夏秋沿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名件頗碎慶歷中有司

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帙鈔程文簡爲三司使獨以謂仍舊爲便若没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數鹽麴則致重復此亦善慮事也

范文正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輿賦博州置場納青民大患輦置之苦而河朔斛價不甚翔踊公止戒民本州納價每㪷三鍰給鈔與之俾㕘幙者輓金往幹曰博守席君夷亮余嘗薦論又足下之婦翁也携書就彼坐倉以倍價招之事必可集齋巨牓數十道

介其境則張之設郡中不肯假廪寄僧舍可也僉稟
教行馬至則皆如公料村斛時為厚價所誘貿者山
積不五日遂足而慱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接等
差給還青民因立像祠焉

王文康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謗其太苛會劉熚召還為
右正言真宗召問凌策王某治蜀孰優曰凌策在蜀
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某值歲小歉慮民為盜
故以法治之使之易治則皆然真宗善其言

王晦叔遷諫議大夫知益州賊盜贓無輕重一切戮之

蜀中股慄不數月賊寇屏竄列郡皆外戶不閉先是

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

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民以

此少敢犯法至是獻議者改詠之法窮身無所濟復

為寇晦叔奏復之蜀人大喜為之謠曰蜀守之良先

張後王惠我赤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康

程琳知益州治大體略細務嚴肅簡重蜀民畏而愛之

蜀州有不逞者聚惡少百餘人作灌口二郎神隊私立官号作士卒衣裝鐃鼓簫吹日椎牛為會民有駿馬者遂遣人取之曰神欲此馬民拒之其馬遂死又率良民從其羣有不願往者尋得疾病蓋亦有妖術爾有白其事琳皆捕而戮之曰李順由此而起今鋤其根本且使蜀中數十年無恙

田況移守成都其在蜀治尚和易法去苛細奬進儒素禁戢姦暴以德化人人不忍欺時謂張乖崖之明王

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獻之愛公皆兼而有之入為三司使金穀利害纖悉罔不備舉時有副使不甚曉事京師号為皮燈毬以況處事通明号為照天蠟燭議者謂三司使自陳恕李士衡之後惟況為稱職也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鬬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南公召使前自以指捍之曰乙真甲偽也詰之果服蓋南方有櫸柳以葉塗膚則青赤如毆傷者剥其皮横置膚

上以火熨之則如梧傷者水洗不落南公曰毆傷者血聚內硬偽者不然故知之有一村多豪戶税不可督所差戶長輒逃去南公曰然則此村無用戶長知縣自督之書其村名帖於柱豪右皆懼是歲初限未滿此村税最先集又諸村多詭名税存戶亡每歲戶長代納亦不可差南公悉召其村豪右謂之曰此田不過汝曹所典買耳與汝期一月為我推究不則汝曹均分輙輸之及期盡得冒佃之人使各承其税河

北提點刑獄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百餘日獄吏不敢考訊甚患之南公曰吾立能使之食引出問曰吾欲以一物塞君鼻君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且服罪人問其故南公曰彼必善服氣者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

李南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儻一刻差誤公必詰之守鐵者指名伏辜謂公為神明公曰鼓角為中軍號令號令在前尚不

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

丹陽顧方篤行君子也皇祐末登進士第再調明州象山令視事之日召邑中父老詢究民間利害及境内士民之善惡善者召而勸之使勿怠惡者諭而戒之使自修又為建學舍率其子弟之秀者教之暇日親為講解誘掖使進於善逾年民大化服俄而方病邑民相率出錢詣塔廟祈禱者千人為臠股者十三人方竟不起百里之内號泣思慕如失父母相與立祠

以歲時祀方余觀近世為縣者類以簿書期會為急務鮮有能及教化者而方獨以仁義禮教治其民使民之愛慕如此丹陽錢君奇毗陵胡全夫皆為方記其事刻石祠中而士大夫以詩頌方之遺美者不可勝紀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

升之給皆為字養故一境生子無夭閼者一日謁曽
魯公公亮魯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
有所未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彝曰士之淹速詘
伸亦皆有命令姓名已蒙記録而尚屈於不合之論
亦某之命也魯公歎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
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
政府行十年未見如君之言者
祥符中有劉偁者久困銓調為陜州司法參軍廉謹至

貧及罷官無以為歸計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魏野以詩贈行曰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驢未幾真宗祀汾陰過陝召野赴行在野避不奉詔上遣中使就野家索其所著得贈偁詩上嘆賞久之語宰臣曰小官有廉貧如此者使召之偁方為江南幕吏至以為京官知青州博陵縣後每有差除上曰得如劉偁者可矣未數年亟遷主客郎中三司戶部判官真宗之獎拔廉吏如此然由野一詩發之也已上出皇

李相簡穆公沆嘗被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為无口匏公笑曰吾居政府然無長才但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報國爾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輒徇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所謂也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

王文正公曽為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已

怨便誰當聞者歎服以爲名言

薛簡肅公天禧初爲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王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慶歷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之來何也公

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為深得輔臣之體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鄠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陜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市以鐵錢買物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然知鐵錢不廢市

肆復安

淳化中張鄧公為射洪令會歲旱禱于白崖山陸史君祠遂雨立廷下若聽命然須雨足乃退蜀人刻石記其事祠中眞皇時為廣東轉運會詔天下置天慶觀公因請即舊觀為之以紓天下土木之勞

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

不利而惡之朝夕詈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已上出皇朝類苑

仕學規範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仕學規範卷二十八至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錄舉人臣謝瑒立

仕學規範卷二十一

宋 張鎡 撰

涖官

真宗時向文簡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候

丞相歸乃往見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
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
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
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倚注殊越何以至此
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勞
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
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賔客飲宴者亦寂無
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

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向公性端厚明辨遇事敏速曉民政識大體判大理寺時没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至荆南即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所須以廉清聞在密院時西北用兵道路斥候走集之所罔不周知密靜遠權累在衡軸門無私謁諸子不令豫務雖當大事若已不預焉審於采拔不妄推薦時以重德目之

張忠定公前後治益愛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税如其價歳折米六萬斗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蜀風尚侈好遨樂公從其俗凡一歳之内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為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

情不安輙以累罷去

公凡有興作先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來分為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則卯入午歇一時冬抵莫放各給木札一幞以禦寒工徒皆悅有一匠因雨乞假公判云天晴蓋瓦雨下和泥事雖至微公俱知悉

公知杭州事時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寛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殍如此

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内卒以無擾

趙韓王普為滁州判官太祖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將就死普意其有冤啓太祖更訊之所全活十七八

張齊賢為江南轉運使吉州沿江有勾欄地錢其地為江水淪陷或官占為船場而所輸錢如故又李氏時民於江中編浮栰以居量丈尺輸税名水場錢齊賢悉奏免之

杜正獻公頁人叛命陜西困於科歛吏緣侵漁調發督迫民至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

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

得為奸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其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勑諸吏無得升堂使坐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其在審官有以賂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

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
公嘗謂門生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給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墮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

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録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

公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茍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嘿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韓魏公言杜祁公公心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髪疑閻始琦為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祁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諫議曾看便將來押

字琦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祁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已為是賢於人遠矣

范文正公為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昷之輩公取班簿觀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素以丈事公謂公曰十二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范文正公領浙西

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名諸佛寺主首諭之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

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
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為令既已恤
饑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公言幕府辟客須可為已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
辟蓋為我敬之為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
益耳

參政王文忠公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
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

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期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内藏所借數百萬又明年其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

包孝肅公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人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其知開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閻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為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面折人然其所言若中於理亦醟然從之剛而不愎此人所難也

丞相陳文惠公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

以是爲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减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及尹開封府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

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尚書余襄公廣之蕃船裝船舊皆取稅公奏罷之以徠遠商又請立法戒當任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云

侍讀孫公知晉州近臣過晉夜半叩城欲入公曰城有法吾不得獨私終不為開門

樞密胡文恭公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議法

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𦿆楚不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告曰吴姓也公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囚曰旦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辭窮治乃被毆之婦與吴姓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告也公之精誠格物葢如此

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公與同列得二人此二人才智明法無上下一人者監税河北以水災虧

課同列議曰虧課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公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仁宗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誚公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之緣是不得柰何公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絲髪欺君以喪平生之節為之開陳聽主上自擇耳同列驚曰某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已上出皇朝名臣言行錄

仕學規範卷二十一

仕學規範卷二十二

宋 張鎡 撰

涖官

御史吕景初吴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

張堯佐者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

其姪女有寵於仁宗為脩媛堯佐遂驟遷一日中除
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御史唐介上疏引楊國忠
為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又
白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庭爭卒奪堯佐宣徽景
靈兩使特加介六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
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
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唐遂獨爭之
不能奪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

彥博知益州日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
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
奎觀望挾姦語甚切直仁宗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
貶竄介徐奏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也上急
召二府以疏示之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
妃得執政何言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即有
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使下
殿介辯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

時蔡襄脩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召當制舍人就殿廬草制貶春州别駕翊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上亦中悔改為英州别駕復取其奏以入又明日罷彥博黜吳奎而遣中使護送介至貶所且戒以必全之無令道死

參政趙清獻公通判泗州泗守昬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

守得以善罷
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
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
之為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
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為少獄以屢空改修鹽
法疏鑿贛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
易舟而北公聞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
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

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

御史中丞吕公誨上素聞其彊直擢為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為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為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為政者恃其材棄衆任巳厭常為竒多變更祖宗法専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天下

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靖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鄭州

御史中丞彭公思永為荆湖北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時大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為獻公曰衰民取賞吾不忍為遂無所獻

丞相申國呂正獻公公著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於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引求去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琦監左藏庫時方貴髙科多徑去為顯職公獨滯於莞庫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為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禁中須索金帛皆内臣直批聖旨下庫無印記可以考驗公奏曰天禧中嘗專置傳宣合同一司闗防甚嚴官物非得合同憑由

不可給後相習為弊廢而不行顧復舊制詔從之舊
有監秤始得受納內臣往往數日不至寶貨暴露廊
廡遠方衙校苦於稽留公奏罷之災傷州郡所輸物
帛不如度者例猶追剥公請蠲之徙開封府推官理
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
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中書習舊敝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顧金錢惟
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

韓公令删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為綱目類次之封縢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始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史不得髙下于其間

參政歐陽文忠公脩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

歐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脈按醫書述病證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效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為人診脈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寛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揚州青州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

六一兩月後官府閒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為寛以略為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也吾之所謂寛者不為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識者以為知言

張舜民遊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是時歐陽公司馬公王荆公為學者所趣諸公之論於仁義文史為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

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底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

今日以人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

公與其姪通理書云自南方多事以来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頻解憂想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禄吾今又被顯榮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切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

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觀此為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淤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久廢開治至是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

於江潮潮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
患而六井亦幾廢蘇文忠公始至浚二河以茅山一
河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
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修六井又取
葑田積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募人種菱湖中而收
其利以備修湖杭人名其堤曰蘇公堤云
中書侍郎傅獻簡公堯俞為御史諫官四年所上百六
十餘章多觸忌諱抵權倖名重朝廷而風節凛然聞

於天下

尚書彭公汝礪故事進士第一人無入吏部選者公釋褐歷保信軍節度推官武安軍節度掌書記丁外艱除復授漳州軍事推官在選十年人以為淹而公處之澹如也

内翰范公祖禹言舊年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

諫議劉公安世徧立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折庭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四五殿庭觀者皆汗縮竦聽公退則咨嗟嘆服至以俚語目之曰殿上虎已上出皇朝名臣言行録

仕學規範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仕學規範卷二十三

宋 張鎡 撰

涖官

范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最宿舊意輕其新進潛視所為質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嘆曰真識大體吾不如也質後果為名相

江翶建安人文蔚之兄子也為汝州魯山令邑多曠土

連歲枯旱艱食翶自建安取旱稻種此稻耐旱繁實可久蓄宜高原至今邑人多種之歲歲足食並出楊文公談苑

時議欲差夫往支郡般草乖崖公曰百姓經賊瘡口未合如何役他只如彭漢去城往還四程一夫擔幾束草餵幾匹馬公遂於城西北門外各刱一草場買百姓生草秣馬馬甚優足復又百姓當饑饉之際得錢買食全活者頗衆至十月後方住

有民家子與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纔三歲故見命掌資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壻公覽之以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甚故託汝儻遽以家財十之七與子則子死於汝手矣亟命以七分給其子餘三給壻皆服公明斷拜泣而去

公曰見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欲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

公謂李畋曰子還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着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着字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轉運黄虞部好舉時才之士公勸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者廉謹知恥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已若舉之必能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既解奔競又何須舉他

為政之道府吏曰治末也庶民曰治末也僧道曰治末也未若識見無私學古之士曰治斯治矣

公就轉吏部侍郎謂李畋曰令忝聖恩為天官少宰可畏可畏又勝作正郎時正郎又勝作員外郎員外郎勝作三丞三丞勝作京秩若轉下而思之則身不危若轉上而思之則名必敗已上出張乖崖語録

真宗朝因宴有親事官失金楪子一片左右奏云且與決責上云不可且令尋訪又奏云只與決小杖上云

自有一百日限若百日限内尋得只小杖亦不可行也帝王尚守法如此為臣子者當何如出丁晉公談録

王文正公曽再莅大名代陳康肅既視事府治毁圮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修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康肅復為代覩之歎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巳葢陳以昔時之嫌意謂公必逐其故發其隱也

公嘗言始參大政屬故太尉王公旦當國每進用朝士

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塗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心服並出王文正公言行錄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鬬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凌善為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鬬訟可息矣出程氏遺書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遜而爭自息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髙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髙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饑則為用飽則揚去是以鷹犬自期也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此四字已上出程氏外書

趙清獻帥蜀乃獨以一琴一鶴一龜自隨想其清致可知及再帥蜀縱鶴放龜想又以此為累矣此是渠清入妙處

有士夫見過云近日仕宦習氣可惡上下相蒙只圖苟免全無後慮若不如此則往往其禍先及為之柰何先生曰精金百鍊則愈剛為罷益利人自不至誠豈有不可為者小人為不善其心豈不自知特無剛腸耳吾歷任雖不多然盡誠於我依公而行人雖以我

異巳然道理既是彼自愧恐又安能尤人試平心處之當自知味

一士夫以改官少一二紙舉狀再三懇求宛轉當路其意甚切因謂之曰某平生不能為人宛轉且據公入仕可言者然後某亦可說斯人歷舉某事某事曰是公合做底事又問其入仕幾時及見其貧窶細以為問皆一一言其所得若干老幼若干日用若干語理甚真知其為廉勤之士曰如此當為公說然自此後

不可失故步又不可舉此常為話柄其一時倉卒間以言信公心公不可以言欺此心

或問法未嘗不便於民而吏每至於害法治吏者當如何先生曰仕宦者往往多以私意處法故吏得以欺之稍能以公心守正理則人情所在即是法意吏安能欺之

或問近日監司責守令守令唯務事辦往往有所不恤故人情法意每每多失其間有一執法守正者動多

拘疑不敢容易不以懦斥則以不能見鄙及違理背法一旦事敗者則又處之幸不幸此當如何先生曰做不得不如去既任其職只得守理守法雖以懦斥或以無能見鄙於心無愧人豈不知若較之違法背理而自處於幸不幸者一敗塗地非特在我有愧於人終豈無見察之理豈可謂之幸不幸

或問孔孟一聖一賢轍環天下周遊戰國非不求進而卒不肯遽進者豈其情也先生曰君子之進不敢苟

也必於義爲當則終身爲榮雖後世亦榮之一或不當終身受辱雖後世亦辱之如柳子厚劉禹錫結王叔文元稹結崔潭峻一則斥逐不用雖悔無益一則爲武儒衡以青蠅見譏書之史冊後人讀之無不爲之愧汗想其在當時其心亦何以自處李栖筠抗元載不得相李鄘因吐突承璀得相而不願受至今猶欽重其人大抵窮達貴賤皆有定分切不可謬用其心以自取千世笑端

或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於己甚害

或問趙廣漢為京兆尹發姦擿伏使姦宄無所錯後人少有能繼者大抵皆挾術用數以此為治如何曰此豈君子所為揩摩吾心使明白無以私意亂公道如揭明鏡于中庭凡物至前長短小大妍醜肥瘠一一自見鏡何心哉使物至則應不必求以應物已上出橫浦語

錄

襄城之民素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范忠宣公患之因

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

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

懷之不忘至今號為著作公宰縣時官也次任簽書

許州觀察判官公事賈丞相文元守許政事無大小

一皆詢公公亦盡誠無所廻避文元無不從者公退

而歎曰賈公信我如此豈可容易妄言益使吾臨事

而懼謹擇而言期不誤公聽文元由是深知愛公出范

忠宣公言行録

仕學規範卷二十三

仕學規範卷二十四

宋 張鎡 撰

涖官

先君嘗言仕宦不可以茍進惟委之以命則泰然李郎改轉著作佐郎知齊州景城縣鄉人賈殿丞壽為審刑院詳議官著令三年滿日自舉官為代吾與賈相知最密約賈候李郎替歸薦以為代賈諾之俯拾無疑矣既而李替歸居京半年餘待賈削指日奏上去

滿兩日一貴人召賈令舉其子為代師益初登第授并州推官有數達官先在并許與師益為地未赴任為堂除者所衝改注鎮戎軍判官鎮戎僻遠與并大不相侔去日極甚不樂到日和糴斛㪷該賞格未一考改京官知京兆府咸陽縣若果去并州不知能改官否汝輩在仕宦常以此二事較之不得苟進惟公勤待命則無悔吝

先君言大理丞張谷為雷夏宰公廉勤幹民實賴之時

有尉宣從吉者流外人稍有不廉之跡提刑楊孜過邑求從吉之罪于谷谷曰不知楊怒責谷曰為令長容佐官作過罪必同情谷曰邑事無大小皆決于某不聞從吉敢屈法于民某今日由同官得罪于監司豈敢自辯蓋未嘗伺察同官之所為以備監司之問已而楊意稍解汝輩在仕宦於同官常如谷之處心不患禄位之不永子孫之不盛並出杜氏談録

王侍郎古說元憲宋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

有一舉人行槖中有不稅之物公問何縁而發吏言因其僕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貿之物然其情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豈可長也寮屬白以犯人乃言官之子也為其父嘗有章及元憲意欲激其報耳公曰弗可送稅乃治其奴罪而遣之衆咸服其有徳

出塵史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葷所以施

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爾華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為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鏁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遂空

杜祁公為人清約平生非賓客不食羊肉時朝多恩賜請求無不從祁公尤抑僥倖所請即封還其有私謁上曰朕無不可但這白鬚老子不肯並出孫氏談圃

迂叟曰寛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出涑水迂書

馬大年云僕見元城先生後三日僕獻書求教先生再讀之似有喜色且以言見謝僕因問立身仕宦之道先生問余家屬畢曰賢俸禄薄當量入以為出僕復問請益先生曰漢書云吏道以法令為師有暇可看條貫又曰不獨可以治人亦可以保身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之意以僕初出場屋行己或犯法且為吏所欺故有此言出元城語録

公曰今人咸言事已如此不可復理某以為甚易耳孟

子云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
世捨我其誰哉非敢輕蔑天下之士自以實見天下
有可為之理爾請言一事某少時在開寶寺習省課
潞公為樞相一日以先人監牧司申一事頗違當時
朝廷之意召某問之某以實對已而問近有所聞否
某言昨有人相訪云王介甫求去甚堅恐相公代其
任潞公曰安得有此譬如立大厦其匠擅其工斤斧
紛紛然其大木截之令小小者復碎之曽未就緒輙

要主人辭去舊屋既毀新材又壞後之人如何其可為也余時甚少氣頗鋭應之曰某雖晚進以理觀之似未然潞公愕然曰何故某曰今日新政不知果順人之所欲為人之利乎若不然相公當之去所害興所利反掌之間耳潞公黙然他日見先人云嘗請令郎相見其論甚堅正也出元城談録

胡珵問曰筮仕之初遽領推勘不知治獄要道何如公曰在常注意而一事不可放過某有同年宋若谷初

在洛州同官留意獄訟當時遂以治獄有聲監司交
薦其後官至中散大夫嘗曰獄貴初情每有繫獄者
一行若干人即時分牢異處親往遍問私置一簿子
隨所通語畢記之因以手指畫膝上教理曰題云某
日送到某人某事若干人列各人姓名其後行間相
去可三寸許以初問訊所得語列疏姓名左方其後
結正無能出初語者蓋人乍入狴犴既倉卒又異處
不能相謀此時可以得其情耳獄貴初情此要道也

出南部
道護録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王文正公旦曰可惜張師德向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矣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靖以待之耳若奔競而得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其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

公之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恥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東封車駕在道夜有堂吏被酒忿爭皆蒼皇入白公卧不答既入對上出臣僚奏狀千乘萬騎在外可斬首以令衆公曰此止小人一時醉毆若斬之是禁人飲酒令飲酒者皆懼車駕在外人情焉得安已捕歸京府繫治後府以此申覆公曰若輕斷亦恐縱人令需大赦可原之矣止減死一等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在樞府馳以聞
上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得非不便公見之拜
於上前曰此實中書之失堂吏皆遭罰責密院吏皇
恐白寇公曰中書密院日有相干自來止是逐房改
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謝罪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
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而呈公公曰却送與密
院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王同年
甚得許大度量公不荅

公言慶歷中與希文彦博同在兩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然下殿來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三人相善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

公言國家事鎮之則静但敢者少耳

公在政府時極有難處事嘗言天下事無有盡如意須索包拖不然不可一日處矣

公言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嘗至相擊待其氣定每為平之以理使歸于是雖喜勝者亦自然不爭也

公言其待罪中書時事有當然者不當然者必堅立不動反復論列須正而後退不敢便取次放過

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雖不足意獨不思所部有萬千生靈耶

已上出名賢遺範録

仕學規範卷二十四

